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新  
序  
說  
苑

莊  
適  
遇  
莊

商  
務  
印  
書  
館  
發



# 雜事

楚

孫叔敖○爲嬰兒之時，出遊，見兩頭蛇，殺而埋之；歸而泣。其母問其故，叔敖對曰：『聞見兩頭之蛇者死，嚮者吾見之，恐去母而死也。』其母曰：『蛇今安在？』曰：『恐他人又見，殺而埋之矣。』其母曰：『吾聞有陰德者，天報以福，汝不死也。』及長，爲楚令尹，○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。

○孫叔敖，春秋時楚人，相楚莊王。

○令尹，官名，春秋時楚執政者之稱。

楚

禹之興也，以塗山，○桀之亡也，以末喜；○湯之興也，以有莘，○紂之亡也，以妲己；○文武之興也，以任姒；○幽王之亡也，以褒姒；○是以詩正關雎，○而春秋褒伯姬也。○樊姬，楚國之夫人也，楚莊王○罷朝而晏，問其故，莊王曰：『今日與賢相語，不知日之晏也。』樊姬曰：『賢相爲誰？』王曰：『爲虞丘子。』○樊姬掩

稽首

口而笑。王問其故，曰：『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，非不欲專貴擅愛也，以爲傷己之義，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。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，<sup>①</sup>未嘗進一賢，知而不進，是不忠也，不知是不智也，不忠不智，安得爲賢！』明日，朝，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，虞丘子稽首曰：『如樊姬之言！』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。孫叔敖相楚，莊王卒以霸，樊姬與有力焉。

①禹，夏代之始王，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啟，禹崩，啟立，而定君位世襲之制。

②桀，夏代之末王，伐有

施氏，得女末喜，嬖之，惟其言是聽，昏亂失德，湯因伐夏而亡之。

③湯，商代之始王，以有莘氏女爲妃，

有伊尹者，欲干湯而無由，乃爲有莘氏媵臣，見湯，說以王道，佐之滅夏興商。

④紂，商代之末王，得有

蘇氏美女妲己，——妲己，音怛（ㄉㄢˋ）——寵信其言，務爲暴虐，周武王伐而滅之。

⑤文，周文王也；武，

周武王也；文王之父王季，有妃任氏，曰太任，有娠，嚴持胎教，生子卽文王，文王嗣王季爲商諸侯，時紂

爲無道，文王務行仁德，天下皆歸心焉。文王有妃妣氏，曰太妣，恪盡婦道，生十男，有子名發，卽武王。文

王崩，武王立，遂滅商而興周。

⑥幽王，名宮涅，西周之末王，褒國進女，曰褒姒，幽王愛之，廢后申氏，立

以爲后，廢申后子宜臼，立褒姒子伯服爲太子。申后父申侯怒，召犬戎等攻幽王，殺之，立宜臼爲王，是爲平王，東遷於洛而周衰。

④關雎，詩國風首篇名，文王后妃所作，思得淑女以自助也。

⑧春秋，本

魯史記名，後因泛稱記史事之書。伯姬，魯宣公之女，爲宋共公夫人，宋災，有司請出，伯姬以爲婦人夜出，不見傳母不下堂，終不出而死於火，春秋因稱其諡而書『宋共姬卒』以賢之。

⑨楚莊王，名旅，

——一作侶。——春秋時霸主之一。⑩虞丘子，一作沈令尹。⑪數十年，一作十數年。

衛靈公①之時，蘧伯玉②賢而不用，彌子瑕③不肖而任事，衛大夫史鰌④患之，數以諫靈公而不聽。史鰌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『我卽死，治喪於北堂！』吾⑤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，是不能正君也，生不能正君者，死不當成禮，置尸北堂，於我足矣。』史鰌死，靈公往弔，見喪在北堂，問其故，其子具以父言對。靈公，靈公蹴然⑥易容，寤然⑦失位，曰：『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，死且不懈，又以屍諫，可謂忠而不衰矣！』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，退彌子瑕，徙喪正堂，成禮而後返。衛國以治。史鰌，字子魚，論語所謂『直哉史魚』者也。⑧

○衛靈公名元。

○蘧伯玉名瑗。

○彌子瑕，靈公之寵臣。

○鮑音秋（ㄅㄠ 一 又）。

○治喪北堂。

偏不成禮也。

○吾字下一本有『生』字。

○蹴然，不安貌。

○寤，與『選』通，寤然驚狀。

○論語曰：

『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。』

言元

楚〔共〕文王○有疾，召令尹曰：『常侍筦蘇○與我處，常忠我以道，正我以

義，吾與處，不安也，不見，不思也；雖然，吾有得也，其功不細，必厚爵之。申侯伯與處，

常縱恣吾，吾所樂者，勸吾爲之，吾所好者，先吾服之，吾與處，歡樂之，不見戚戚也；

雖然，吾終無得也，其過不細，必亟遣之！』令尹曰：『諾。』明日，王薨，令尹卽拜筦

蘇爲上卿，而逐申侯伯出之境。曾子○曰：『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

也善。』○言反其本性，〔共〕文王之謂也。故孔子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○於

以開後嗣，覺來世，猶愈沒身不寤者也。

○楚文王名熊貲。

○常侍，官名也。筦蘇，一作筦饒。

○曾子，名參，字子輿，孔子弟子。

○語見論語。

○亦見論語。

楚

語

昔者魏武侯○謀事而當，羣臣莫能逮，朝而有喜色。吳起○進曰：『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？』武侯曰：『未也。』莊王之語奈何？吳起曰：『楚莊王謀事而當，羣臣莫能逮，朝而有憂色。申公巫臣○進曰：「君朝而有憂色，何也？」莊王曰：「吾聞之，諸侯自擇師者王，自擇友者霸，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。今以不穀○之不肖，而議於朝，且羣臣莫能逮，吾國其幾於亡矣。吾是以有憂色也。」』莊王之所以憂，而君獨有喜色，何也？』武侯逡巡○而謝曰：『天使夫子振○寡人之過也！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！』

○魏武侯，名擊，文侯子。

○吳起，戰國名將，嘗立功於魏楚，爲楚人所殺。

○申公巫臣，姓屈，字子靈，

一名巫，封申公，春秋時人，先爲楚臣，以罪奔晉。

○諸侯自稱曰不穀。

○逡巡，退却貌。

○振，舉救也。

也。

趙簡子○上羊腸○之坂，羣臣皆偏袒推車，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。簡子曰：『寡人上坂，羣臣皆推車，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，爲人』

善  
臣侮其主，其罪何若？虎會對曰：『爲人臣而侮其主者，死而又死。』簡子曰：『何謂死而又死？』虎會對曰：『身死，妻子又死，若是謂死而又死。』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，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？簡子曰：『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？』虎會對曰：『爲人君而侮其臣者，智者不爲謀，辯者不爲使，勇者不爲鬪；智者不爲謀，則社稷危，辯者不爲使，則使不通，勇者不爲鬪，則邊境侵。』簡子曰：『善。』乃罷羣臣，〔不〕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，以虎會爲上客。

○趙簡子名鞅，春秋時晉卿。

○羊腸坂名，在今山西交城縣東南，戰國時爲趙要塞，石磴縈委如羊腸故名。

秦欲伐楚，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。楚王聞之，召令尹子西而問焉，曰：『秦欲觀楚之寶器，吾和氏之璧，隨侯之珠，可以示諸？』令尹子西對曰：『臣不知也。』召昭奚恤而問焉。昭奚恤對曰：『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，〔不在〕國之寶器，在於賢臣，夫珠玉玩好之物，非國所寶重者。』王遂使昭奚恤應之。昭

奚恤發精兵三百人，陳於西門之內，爲東面之壇，一爲南面之壇，四爲西面之壇。一秦使者至，昭奚恤曰：『君客也，請就上位東面之壇！』令尹子西西南面，〔太〕大宗子敖<sup>⑤</sup>次之，葉公子高<sup>⑥</sup>次之，司馬子〔反〕<sup>⑦</sup>發<sup>⑧</sup>次之，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。稱曰：『客欲觀楚國之寶器，楚國之所寶者，賢臣也，理百姓，實倉廩，使民各得其所，令尹子西在此，奉珪璧，使諸侯解忿悁。』<sup>⑨</sup>之難，交兩國之歡，使無兵革之憂，〔太〕大宗子敖在此，守封疆，謹境界，不侵隣國，隣國亦不見侵，葉公子高在此，理師旅，<sup>⑩</sup>整兵戎，以當彊敵，提枹<sup>⑪</sup>鼓以動百萬之衆，〔所〕使〔皆趨〕赴湯火，蹈白刃，出萬死不顧，〔一生之難〕司馬子〔反〕<sup>⑫</sup>發在此，若懷霸王之餘〔議〕義，〔攝〕獵治亂之遺風，昭奚恤在此，唯大國之所觀！』秦使者懼然<sup>⑬</sup>無以對，昭奚恤遂揖而去。秦使者反，言於秦君曰：『楚多賢臣，未可謀也。』遂不伐楚。詩曰：『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』<sup>⑭</sup>斯之謂也。

○子西<sup>△</sup>名申，平王庶子，昭王兄。——一作昭王弟。子西與葉公子高皆與昭奚恤不同時，此記與事實

不符。○楚人卞和得璞玉，獻之楚厲王，玉人曰：『石也。』王刖和左足，武王卽位，又獻之，玉人又曰：

『石也。』王刖和右足，文王卽位，和乃抱璞而哭，三日三夜，文王乃使玉人琢之，果得玉，因名爲和氏璧。

○隨侯，漢中姬姓國之諸侯，嘗見大蛇傷斷，以藥塗之，後蛇銜珠爲報，純白而夜光，大徑寸，因名爲

隨侯珠。○昭奚恤，楚名將，○⑤大宗官名，一作『太宰』，子敖，一作子牧，又作子方，未詳。○⑥葉公子

高，春秋楚人，姓沈，名諸梁，子高其字，爲葉縣尹，僭稱公。○⑦司馬，官名，掌軍旅之事，子發，未詳。○⑧忿

悁，易怒難忍之意。○⑨旅，兵隊之通稱。○⑩枹，音夫，「ㄅ」，擊鼓杖也。○⑪懼，音懼，「ㄐ」，懼然敬

貌。○⑫詩大雅文王章之語，濟濟衆盛貌。

晉平公浮西河，○中流而歎曰：『嗟乎！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！』船人固桑

○進對曰：『君言過矣，夫劍產於越，○珠產江漢，○玉產昆山，○此三寶者，皆無

足而至，今君苟好士，則賢士至矣。』平公曰：『固桑來！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，

朝食不足，暮收市租，暮食不足，朝收市租，吾尙可謂不好士乎？』固桑對曰：『今

夫鴻鵠，高飛冲天，然其所恃者六翮○耳，夫腹下之毳○，背上之毛，增去一把，飛

不爲高下，不知君之食客三千餘人，六翮邪，將腹背之毛毳也。』平公默然而不應焉。

○晉平公名彪，悼公之子；一作趙簡子。浮，沉之反。西河，水名也。○固桑，一作蓋桑；又作盍胥。○古

時越以產寶劍名，如干將、莫邪、純鉤、湛盧等，皆爲越產。○四江水，漢水間，昔以產珠名。○五昆山，卽崑崙山之簡稱，中產寶玉云。○翮爲羽莖，古謂鳳有六翮，此則指鴻鵠。○毳，音脆（ㄘㄨㄟˋ），細毛。

楚威王○問於宋玉○曰：『先生其有遺行○邪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？』

宋玉對曰：『唯然有之，願大王寬其罪，使得畢其辭。客有歌於郢○中者，其始曰

「下里巴人」，<sup>⑤</sup>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，其爲「陽陵採薇」，<sup>⑥</sup>國中屬而和者

數百人，其爲「陽春白雪」，<sup>⑦</sup>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；引商刻角，雜以流

徵，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；<sup>⑧</sup>是其曲彌高者，其和彌寡。故鳥有鳳而魚有鯨，<sup>⑨</sup>

鳳鳥上擊於九千里，絕浮雲，負蒼天，翱翔乎窈冥<sup>⑩</sup>之上，夫冀田之鵠，<sup>⑪</sup>豈能與

之斷<sup>⑫</sup>天地之高哉？鯨魚朝發崑崙之墟，<sup>⑬</sup>暴鬣於碣石，<sup>⑭</sup>暮宿於孟諸，<sup>⑮</sup>夫尺

澤之鯢，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。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，士亦有之。夫聖人瑰意琦行，<sup>①</sup>超然獨處，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爲哉。

①楚威王，名熊商，諡曰威；一作襄王。

②宋玉，楚鄢人，爲大夫，有文才，多寓言託興之作。

③遺行，可

遺棄之行。

④郢，楚都，有二：一爲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，楚文王徙此；一爲江陵縣東北三

里之故郢城，平王城而都之。

⑤下里，鄉里，因其爲鄉鄙歌謠，故卽以下里名之；巴人，巴人所歌；二者

皆俚俗之歌，人人能之也。

⑥陽陵，採薇，皆曲名；一作陽阿采菱；又作陽阿薤露。

⑦陽春白雪，皆高

曲名。

⑧角，一作羽。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所以協律，歌而以音律繩之，宜人以爲難而和者寡也。

⑨

鯨，一作『鯢』，下同。

⑩窈冥，天空幽暗貌。

⑪鵲，同『鵲』，小鳥，常棲田野間。

⑫斷，一作『絕』。

⑬

崑崙，亞洲大山脈之一，山下基也。

⑭碣石，山名，所在地傳說不一，迄未能定。

⑮孟諸，澤名，在今

河南商丘縣東北。

⑯瑰意琦行，奇偉之志行。

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，子賤辭去，因請借善書者二人，使書憲書教品，

⑰魯君予之。至單父，使書，子賤從旁引其肘，書醜則怒之，欲好書，則又引之；書者

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。魯君曰：『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。』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。單父之化大治。故孔子曰：『君子哉子賤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！』  
◎美其德也。

◎宓子賤，名不齊，孔子弟子，魯人。單父，秦縣，故城在今山東單縣南。宰，邑長。  
◎憲書法令之書件。教品，諭教之屬。  
◎語見論語。言子賤君子哉，常取人之長，以爲己法，使魯無君子，此人又何從取法乎。

梁君出獵，見白雁羣，梁君下車，彀弓。◎欲射之，道有行者，梁君謂行者止，行者不止，白雁羣駭。◎梁君怒，欲射行者，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：『君止！』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：『襲不與！』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？公孫襲對曰：『昔齊景公<sup>四</sup>之時，天大旱三年，卜之曰：「必以人祠。」<sup>五</sup>乃雨。』景公下堂頓首曰：「凡吾所以求雨者，爲吾民也，今必使吾以人祠，乃且雨，寡人將自當之。」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，何也，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，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，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！」梁君援<sup>六</sup>其手與上車歸，入廟門，呼萬歲曰：『幸哉！今』

日也！他人獵皆禽獸，吾獵得善言而歸。」

○穀弓<sup>△△</sup>，引滿其弓。

○駭驚起也。

○與助也。

○齊景公名杵臼。

○以人祠殺人以祭也。

○援<sup>△△</sup>

牽持之也。

晉文公○逐麋○而失之，問農夫老古曰：『吾麋何在？』老古以足指曰：『如是往。』公曰：『寡人問子，以足指，何也？』老古振衣而起曰：『一不意人君如此也！虎豹之居也，厭閑而近人；故得魚鼈之居也，厭深而之淺，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。』詩云：「維鵠有巢，維鳩居之。」君放不歸，人將君之。於是文公恐，歸遇欒武子，欒武子曰：『獵得獸乎？而有悅色。』文公曰：『寡人逐麋而失之，得善言，故有悅色。』欒武子曰：『其人安在乎？』曰：『吾未與來也。』欒武子曰：『居上位而不恤其下，驕也；緩令急誅，暴也；取人之言而棄其身，盜也。』文公曰：『善。』還載老古與俱歸。

○晉文公名重耳，春秋時霸主之一。

○麋，鹿之大者。

○怪其不敬也。

○振抖擻去塵之意。

○

閑防禦也；厭閑近人言其厭居可以爲防之巖穴而喜與人相近。④一作『諸侯之居也，厭衆而遠遊，故亡其國。』⑤詩召南鵲巢之語。⑥放縱恣不檢束也。第二君一作『居』。⑦欒武子晉大夫，名書，卒諡武。

魏文侯○出遊，見路人反裘而負芻，○文侯曰：『胡爲反裘而負芻？』對曰：『臣愛其毛。』文侯曰：『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？』明年，東陽上計，○錢布十倍，大夫畢賀，文侯曰：『此非所賀我也，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，將愛其毛，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；今吾田地不加廣，士民不加衆，而錢十倍，必取之士大夫也，吾聞之下不安者，上不可居也，此非所以賀我也！』

○魏文侯，名斯，戰國時賢君。

○反裘，毛內向也。芻，薪也。

○東陽，魏邑。上計，上其所收入之記簿也。

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：『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。』孫叔敖曰：『國之有是，衆非之所惡也，臣恐王之不能定也。』王曰：『不定獨在君乎，亦在臣乎？』孫叔敖曰：『國君驕士曰：「士非我無道。」○貴富。士驕君曰：「國非士無道安強。」』

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，士或至飢寒而不進，君臣不合，國是無適定矣。夏桀殷紂，不定國是，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，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，故致亡而不知。』莊王曰：『善哉！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，寡人豈敢以褊國。』驕士民哉！』

○適與『由』同。○褊國狹小之國。

梁大夫有宋就者，嘗爲邊縣令，與楚隣界。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，各有數。梁之邊亭人劬力，數灌其瓜，瓜美；楚人窳而稀灌其瓜，瓜惡。楚令因以梁瓜之美，怒其亭瓜之惡也。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，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梁亭覺之，因請其尉，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。尉以請宋就，就曰：『惡！是何可！構怨禍之道也。人惡亦惡，何褊之甚也！若我教子，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，勿令知也。』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。楚亭旦而行瓜，則又皆以灌矣。瓜日以美，楚亭怪而察之，則乃梁亭也。○楚令聞之，大悅，因具以聞楚王。楚王聞之，怒然愧，以意自閔也。○告吏曰：『〔徵〕微搔瓜，〔者〕得無

以機報怨

有他罪乎？此梁之陰讓也。』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。楚王時（稱則祝）則稱說梁王以爲信。故梁楚之歡，由宋就始。語曰：『轉敗而爲功，因禍而爲福。』老子曰：『報怨以德。』此之謂也。夫人既不善，胡足效哉！

○劬力猶勞力。○窳音于（口）上聲，惰也。○則乃梁亭也，猶則乃梁亭之所爲也。○怒音溺（子）二；怒然憂思貌，以因也。閔傷也。○五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陽，外字聃，故亦稱老聃，相傳母懷之八十一歲而生，故號老子，嘗爲周守藏吏，見周衰，出函關隱去，著書曰道德經，爲道家之祖。

梁嘗有疑獄，羣臣半以爲當罪，半以爲無罪，雖梁王亦疑。梁王曰：『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，○是必有奇智。』乃召朱公而問曰：『梁有疑獄，獄吏半以爲當罪，半以爲不當罪，雖寡人亦疑，吾子決是奈何？』朱公曰：『臣鄙民也，不知當獄，雖然，臣之家有二白璧，其色相如也，其徑相如也，其澤相如也，然其價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。』王曰：『徑與色澤相如也，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，何也？』朱公曰：『側而視之，一者厚倍，是以千金。』梁王曰：『善。』故獄疑則從去，賞疑則從與，

梁國大悅。由此觀之，牆薄則亟壞，繪薄則亟裂，器薄則亟毀，酒薄則亟酸，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，殆未有也；故有國畜民，施政教者，宜厚之而可耳。

○陶朱公，春秋時人，姓范，名蠡，佐越王句踐滅吳；蠡以大名之下，難以久居，且句踐爲人，可與共患難，難與同安樂，遂浮海適齊，變姓名，治產致數千萬，乃盡散其財，去而止陶，自號陶朱公，遂十一之利，又致資巨萬，卒於陶。○畜民養民也。

桓公○田，至於麥丘，○見麥丘邑人，問之：『子何爲者也？』對曰：『麥丘邑人也。』公曰：『年幾何？』對曰：『八十有三矣。』公曰：『美哉壽乎！子其以子壽祝寡人！』麥丘邑人曰：『祝主君，使主君甚壽，金玉是賤人爲寶。』桓公曰：『善哉！至德不孤，善言必再，吾子其復之！』麥丘邑人曰：『祝主君，使主君無羞學，無惡下問，賢者在傍，諫者得人。』桓公曰：『善哉！至德不孤，善言必三，吾子一○復之！』麥丘邑人曰：『祝主君，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。』桓公怫然○作色曰：『吾聞之，子得罪於父，臣得罪於君，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。此一言者，非夫二